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六 空一

武林道士褚魯學
徐无鬼第二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寫
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闡滑稽後卑至於襄
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
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
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
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子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瞀病有長者
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
病少痊乎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
亦若此而已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
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
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雖欲之乎大
隗可得乎各自若則無事無事乃可以爲

天下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爲天下莫過
自放任物亦美櫻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
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
分爲害師天然而去過分則大隗至矣
呂註隗高也大而高者無如道覆被萬物
即具茨之義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
至襄城之野皆迷而無所問塗亦猶七寡
其至於上達迷而不悟也馬之辰午南方
心大也童子則無知者以童子牧馬則宜
知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人心具神神則
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瞀病不
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
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而已以其猶乘
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
患耶爲天下者亦猶養心豈有他哉去其
害者而已夫隨成心而師誰獨無師既
知其在我所以稱天師而退

也襄城縣屬汝州在具茨山之南牧馬言
順物性而授之童子未有知未有與也此
寫言於黃帝六臣者學道所賴以求至其
所襄城喻中道野言其無適莫牧馬童子
能指七聖之迷故黃帝異之山則未離乎
所存則不離乎在此道之粗可告可學者
若道之妙非絕學忘言不能致也聖人之
治天下事出於無事爲出於無爲又奚事
焉少遊六合之內言昔曾爲人間世之事
經世不能無患故有頭目脣眩之病乘日
之車隨日新以變化襄城之野近具茨而
去塵遠故病少愈又復遊乎六合之外超
出物表之意莊子蓋謂學道者必先至於
道之所在故曰大隗所存不免出而應世
涉患故曰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瞀病又復
遊乎六合之外則入天道而無爲又奚事
焉黃帝又扣之不已遂以牧馬之事告之
去其害者聖人用刑以安天下之意
碧虛註黃帝功成不居故訪道於幽深而
遇牧馬童子童子以牧馬俞治國有旨哉

馬之真性離草飲水自足民之真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乘日之車謂乘日新之道隨化而不滯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劉繫註無思無爲之妙唯至神獨與之感通而所以應天下者不得已而同民意耳故曰子自遊六合之內適有瞽病同民意之道無他順陰陽之明法與物出作入息無違其理而已故曰乘日之車而遊平壤城之野如是則民患去矣此功成身退之時也其歸於道不以物爲累故曰今子病少瘡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也爲天下之道未達其上者莫若去害性者爲養性之本去害馬者爲牧馬之要此粗而可以言傳者故童子不得而辭焉

吳儔註具茨謂充足而有所覆藏以喻道之全體居是山者大而無敵高而無上故云大隗也裏城無人之境喻道之路以黃

帝之迹觀似猶未寓於道而欲見之七聖者所以見道之具至襄城而無所問斂者蓋以道之全體本實在我則所謂具茨之山何暇訪之於彼而大隗所存宜七聖之可見哉唯牧馬童子乃能知之牧而去其害馬者喻其能全性命之情而不益生此即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

盧齋口義六臣名皆寫言乘日之車言與日俱往猶云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目眚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爲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牧馬者能順其性而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天師者稱其天人可爲我師也

黃帝見大隗於具茨猶先見四子於姑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黃帝輔以六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解爲聖雖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論道之體具茨全覆論道之用襄城之野則郭郭猶存非洞庭廣

莫之比蓋未能虛廓洞達暢乎無垠非唯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遁從而一精明之主亦昧然無所向矣然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之神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耶知慧能反六情無異善牧之去其害馬者爲天下亦若是言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意同瞽病日眚目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內拘於形器而不能偏燭無外斯爲病也有教之去其病者謂能乘天光而上達則游襄城之野何遂之有今病少瘡而遊於六合之外則無形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之外之分所以未爲全愈而云少瘡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爲師而能若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章寓言以明學道之難多中道而畫當上諸心君而力主之乘天光而上達形器而逍遙具茨之山不特問塗而可至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無波評之事則不樂皆固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食者憂

權勢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遷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營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圈也各以所樂固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情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己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可得乎故貴賤無常能各有極若四時之不可易也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

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為固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固於物而不能固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遷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為之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遷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

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碧虛註黜計慮則知士窮廢合縱則辯士疑獨註知者樂運其才辯士好騁其言察士務窮詰人三者皆役於物故曰固道能之士不事王侯宿於名而已法令興則冗則勇士矜夸佳美干戈則不親乘輶枯槁之士不事王侯宿於名而已法令興則冗惰勸禮儀威則矯飾脩行仁義者以際會為得志若其士不學農不積工不巧商不貨羣庶失業由於自情也貪者貴財過於身奉者重勢甚於命以勢役物樂於變動如耳目鼻口當有用之時莫能自遏也才

長而壯矣貧者務多積不積則憂參者務權勢不尤則悲勢物之徒好有為有為主於變以變為樂則所遭之時不同不能無為也凡此衆事皆為物所係各蔽一曲非同於大通者也夫歲所以統四時易所以統萬物聖人與天同故能統於歲而不為歲所統物於易而不為易所物一曲之士反此為歲所統者若四時之殊氣為易所物者若萬物之異形也

華勇敢皆言其能為國禦難枯槁幽隱山林法律執法議罰禮教謂化民仁義謂利物農以草萊為業商以市井為業庶人無暇日旦暮皆有業百工有器械之巧則業

知各任則事業成四時失序則歲功廢不順比於歲皆爲物所遷其心化其形與之

然是之謂不反誠可哀也

腐齋曰義思慮百變談說有條凌轢間訊爭分爭毫三者各以所能爲喜一日無之

空二

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者耀名欲興

起而立朝廷之上中民則庸人故以爵祿爲榮筋力者以濟難自矜勇敢者見患難

而喜枯槁隱士留意名聲法家者流多求治事敬客矜持容貌貴際以交際爲重草

菜謂耕種市井商販之事比和樂也是暮

之菜謂日積其贏子藝之人以其能自壯

有所恃曰勢有所積曰物小人依附豪貴多從更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遭時有用

用欲無爲不可得也譬一歲之間百物生咸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非物所自由不物於易猶云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役其身心溺物而不反可哀也已

此章起論突兀疑前有缺文不可復考其詳知辨察士之所樂乃學道者之所

悲何背馳若此是各爲其能所固而不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舉善旌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以興起朝廷中民猶云宜

民故當榮以官爵後叙諸士農庶百工

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用爲樂

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爲患然而不能變

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偽生而患害作矣

當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爲心思所以

設施注措妄念未嘗暫怠適時有用則

志滿意得作法逞能之不暇又安望其

無爲或貪者不積則憂者不尤則悲

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者也亦

猶春秋冬夏之統溫涼寒暑雖順比於

歲而各得其偏不能與物易寒令不可

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

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唯至人心

同太虛而身備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

而不易於物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空二

武林道士諸伯芳學

徐無鬼第三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

羿也可平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

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平惠子曰

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

孰是邪或者若魯達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藏薪而夏造冰矣魯達曰

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

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者律同矣夫或改

調一弦於五者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

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

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闇也不以完其求餅

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

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鬪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本而足以造於怨也